

古詩之旅

秦泥著



古詩詞之旅

屠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54068

954068

责任编辑：王牧群
封面设计：王沙城
题 花：毅 华

古诗之旅
Gu Shi Zhi Lu

秦泥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8.625 插页2 字数119,000
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32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535 定价：0.84元

目 次

诗意和游兴

——读秦泥的《古诗之旅》 于 土(1)

唐代杏花村酒家故址.....	(5)
寒山寺的钟声.....	(16)
西子湖畔过中秋.....	(27)
在金陵古都的“繁华区”漫步.....	(42)
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.....	(54)
京口——镇江话古今.....	(66)
西楚霸王末日的悲歌.....	(76)
在李白晚年漫游的地方.....	(92)

访田园诗人陶渊明故里………	(104)
赤壁吊古战场………	(117)
杜甫晚年登临赋诗的岳阳楼………	(129)
汨罗江畔凭吊屈原………	(140)
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”………	(154)
古燕国义士荆轲的《易水歌》………	(169)
探访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的遗踪………	(183)
追寻盛唐“边塞诗人”岑参的遗响………	(198)
酒泉觅诗踪………	(213)
访盛唐田园诗人孟浩然栖隐处………	(226)
从江州司马到香山居士………	(241)
唐代吟咏李杨罗曼史的诗………	(257)

诗 意 和 游 兴

——读秦泥的《古诗之旅》

秦泥同志的《古诗之旅》，我真是一口气读完的。恍如被牵引到一个诗的梦境里，听作者娓娓谈诗，絮絮说景。脑子里正琢磨着是诗更美还是景更美，讲解戛然而止，而我，还屏着气想听下去呢。

这里所收的二十篇“系列文章”，曾连载于外文出版局的日文《人民中国》杂志，今辑集成书，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以中文出版。这真是由二十颗珍珠串成的一副项链。有诗，有游。说她是游记吧，她紧扣着诗，通篇充溢着诗意，她本身就是诗。说她是诗吧，她又引导你循着古

代诗人的踪迹探幽访胜，又确是游兴盎然的旅游文学。诗与景交融，诗意图和游兴象爱情的结晶——婴儿那样浑为自然、诱人的一体。

我们伟大祖国不但蕴藏了丰富的资源，也蕴藏着浓郁的诗意图。诗的美原是祖国的美的凝炼和升华。《古诗之旅》赋予那些千古传诵的诗篇以形象，使之变得那么明白易解，以声、以色、以遐想，引起你心头的共鸣；她同时又注给祖国的山山水水以诗的幽香，使之更具魅力，更加令人陶醉，撩人不能不去踏访。当连载的《古诗之旅》最初以日文与日本读者见面时，曾受到爱好我国古典文化的日本读者的喜爱，这并不是出于偶然的。

作者秦泥是写新诗的。他也爱古诗。不论在新诗还是古诗里，他寻求的只是一个东西——诗意图。他又爱旅游。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里，他探索的也是同一个东西——诗意图。

他寻寻觅觅，在这本书里帮助我们欣赏了自屈原以降，主要是唐宋诗坛大师共约三十人的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，并引领我们漫游了诗人们所挚爱的土地：从“大江东去”的长江中上游，到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西湖；从杏花春雨

的江南，到依稀看到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的古都西安；从东临观海的碣石，到似闻胡笳声声的天山南北……真象在杏花村酒家畅饮了一杯杯醇美的酒。

作为诗人，构成秦泥的气质的原素是诗。当年在西南联大进步的师生中，不少人也许还能记得诗人秦泥那一首首优美感人的抒情诗吧。

从少年时代起，秦泥便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之一。在那早已逝去的伴有欢乐与悲哀，梦幻与苦斗的岁月里，象许多我们的同代人一样，他开始了对于文学的爱好与革命理想的追求。在书本中，也在现实生活中，他找诗，找真善美，终于找到了人间最富诗意，最为真善美的东西——全人类的解放事业。

时光飞逝，我们的年华已变成华发。经过了那些酷热而歉收的日子，今天，我终于欣喜地读到了这本《古诗之旅》。这是一只晚熟的果子。因晚熟，也许味儿更甜美。愿她是诗人秦泥迟到的金色秋天的最初的收获。

当《古诗之旅》出版之际，作为这本书的一个最早的读者，我愿向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和旅游爱好者为她叫声好。当然，象所有美好的事

物一样，她必然也存在着一些瑕疵和不足之处。
但我是她的偏爱者，全面而客观的评价留待更
合适的人们去作吧。

于 土

一九八三年春于北京



唐代杏花村酒家故址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晚唐诗人杜牧（公元 803—约 852）的这首题咏《清明》的诗，千百年来脍炙人口，妇孺皆知。

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

杏，在中国的产地分布很广，因此全国叫杏花村的地名不少。人们对杜牧诗中的杏花村究

何所指，历来有争论。一般流行的看法，认为是指山西省中部汾阳县的杏花村，因为那里出产中国十大名酒之一的汾酒，驰名中外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，认为是指安徽省濒临长江南岸的贵池县的杏花村。

经过初步涉猎有关文献，我同意后者。理由很简单：一是根据杜牧的生平年谱，他在唐代会昌五年至六年（公元845—846年），曾在池州（即今贵池）当过两年刺史；二是诗中所描绘的清明时节的景色，乃典型的江南风光。杏花春雨江南，这是一句人们常说的词，在杜牧另一首题名《寓言》的诗中，就有“杏花时节在江南”的句子。

从北京到贵池，有水、陆、空几条路线可走。我选择了一条陆路直线的走法：由北京乘直达火车到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市，再由合肥改乘长途汽车渡江到贵池。算时间，一天半即可到达，但因中途换车，则花了三天。

贵池在唐代又名秋浦，原是一个江南比较大的州府，景色秀丽，物产丰富，人文荟萃，交通发达。境内有一座奇石嶙峋的齐山和一条景色秀丽的小河叫清溪。李白在他的晚年曾多次在

这里遨游，留下不少赞美这里的山川风物的佳作。历代诗人，如唐代的白居易、杜荀鹤、罗隐，宋代的苏轼、王安石、岳飞，元代的萨都拉等，都到过这里，留下了诗篇和遗迹。但今天，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的变迁，相对地削弱了它的重要性，因而慕名而来的旅游者并不太多。

我第一次到贵池，人地生疏。幸好该县文化宣传部门很热情，让熟悉当地掌故的江君和刘君作向导，我在这拥有四万居民的古城，作了尽兴的三日游。

出游的前夕，我在寓所里打开向他们借来的十大本线装木刻手印的《贵池县志》翻阅。书中记录此地杏花村乃上述杜诗中所实指的文字证据不少。

这部撰刊于清代的县志中说，杏花村故址，在贵池县城西郊。古时，方圆十里，一片杏林，阳春三月，杏花怒放，这是古池州十大名景之一。村里有酒店，号曰：黄公酒垆。店内有井，世称黄公井，产名酒。此即杜牧诗中所指的杏花村酒家也。

县志中还辑录了不少自唐以降历代诗人吟咏杏花村的作品。如明代沈昌有诗曰：

杏花枝上著春风，十里烟村一色红。
欲问当年沽酒处，竹篱西去小桥东。

此诗，对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杏花村的盛景，作了极其生动的描绘。

读了历代诗人吟咏杏花村的诗作，在我的脑海中不禁形成了一幅江南绮丽春光的画图：似烟非烟的蒙蒙春雨，红杏枝头挑出迎风招展的酒旗，花香混合着酒香，特别是时逢清明节，家家上坟祭奠亡人，此情此景，怎不令人为之陶醉神伤！

今日杏花村的风光到底如何呢？这是我出访前盘旋在心中的一个问题。

现 场 踏 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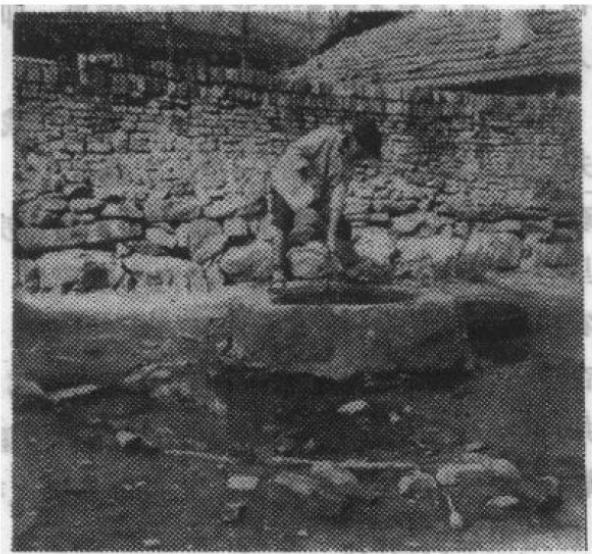
次日，天气晴朗。江、刘二君伴着我同访杏花村故址。离开市中心的寓所，沿着向西的一条柏油马路，缓步而行约一刻钟，就到了一个名叫桥头生产队（属新桥大队）的村子。一座长约一华里的钢筋水泥公路桥横跨在傍城而过的白

洋河上。河上有木帆船向北航行五华里，即可进入长江。

说它是村子，似也不妥。因此地已与城区市井相连，成为贵池县的一个小工业区了。低矮疏稀的农舍之间，出现了一排排高大的厂房。这里有一家拖拉机修配厂，一家汽车修配厂，一家农机具修配厂，一家五金厂及一家针织厂。当年杏花村留下的唯一遗迹——黄公酒店的那口古井，就坐落在这家针织厂旁的一片小树林里，紧靠在一户社员的宅墙外边。如果不是熟人引路，那是很难找到的。

按县志记载，这口古井的井圈上原刻有“黄公广润玉泉”六个大字，现已不可见了。井圈被后人不知在什么时候糊上了一层厚厚的水泥。站在井旁往下看，井内水源倒还丰沛，但水面上却漂浮着一些青菜的残屑。听当地人说，因近年这一带相继建起了工厂，水质已被污染，不再能饮用，只可用作洗濯了。

诗中所描述的十里杏村已不复可见——眼前竟连一棵杏树也没有了。据江君说，那口黄公古井上原建有亭，亭外立有碑，井南还有杜公祠，是后人为纪念杜牧而建的。祠内还有一些



杏花村酒家的古井

庭堂建筑，可惜在三、四十年代统统被日本侵略军烧毁了。

江君接着说，千百年来，杏花村几经战乱，多次兴废。宋、明、清各代，都曾相继作亭、建坊、修祠、围院，并广栽杏树。他说：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，不能象‘四人帮’在十年内乱中大搞极‘左’的割断历史、民族虚无主义的一套，应该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恢复起来。贵池县正在作出规划，杏花村及其他名胜古迹的修复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”

我们越过因疏浚河道而用河泥堆积起来的一片高地，来到新桥头，在一家小面店小憩。这家面店是几个待业青年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办起来的。在喝着店主为我们解渴而端上来的热面汤时，热心的江君向青年人建议说：

“我看，你们可以兼卖点酒菜。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杏花村。将来县里把古迹修复起来，再多多地种上些杏树，来游的人必然多，说不定还会来几个‘现代的杜牧’哩，你们的生意不就兴旺起来了么！”

我听了不禁点头赞许。但青年们却淡淡地笑了笑。大概他们认为这是一句玩笑话吧。

我的导游者还给我讲起在这里流传的一个“井水当酒，猪无糟”的民间故事。这个故事在山西汾阳一带也大为流传，早已成为一则古老的很有教育意义的寓言了。

话说，从前有一酒坊掌柜，为人好善，一年冬天，来了个穷老道人，向他讨酒御寒。他不但让他喝足了酒，而且还带他观看酿酒用的水井。不料老道把喝下肚的宿酒统统呕吐到井里去。从此，井水便变成了汲之不竭的美酒。掌柜死后，他的儿子继承父业，但却为人悭吝。一天，

老道又来讨酒喝，他却向老人诉起苦来，说：“酒虽不错，但井水变酒，却没有喂猪的糟卖了。”老道听后，莞然一笑。遂用手一指，满井的酒又变为水了。

不论是根据文字记载还是实地考察，都证明这里无疑是杜诗中所指的杏花村故址了。但我一直很纳闷，人们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不难弄清的问题，会引起争论呢？思忖的结果，我认为很大可能是这首《清明》虽然历来民间流传甚广，但历代诗歌选本却很少收录注疏，因而一般人不明该诗的写作背景和出处的缘故。即如我手头的几本唐诗选本——清代蘅塘退士编的最普及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九七八年出版的《唐诗选》、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杜牧诗选》——均未将该诗收入。

说来有趣，历来人们喜爱这首诗，竟达到象是自己的作品一样，可以恣意模仿删改的程度。听说有个好事者，自作聪明，认为这首古诗用字太多，每句可删去二字，仍可不失原意。遂把一首七言绝句缩写成五言绝句：